



金蔷薇
儿童文学金品

童话意味乡村小说

沙 蛭

王勇英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童话意味乡村小说

沙 蛭

王勇英 著



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沙蛭 / 王勇英著. —上海: 少年儿童出版社, 2014.7
(金蔷薇儿童文学金品·童话意味乡村小说)
ISBN 978-7-5324-9528-3

I. ①沙… II. ①王… III. ①儿童文学—长篇小说—
中国—当代 IV. ①I287.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09588 号



金蔷薇儿童文学金品
童话意味乡村小说

沙 蛭

王勇英 著

沧蓝天宇 插图

赵晓音 装帧

责任编辑 朱艳琴 美术编辑 赵晓音
责任校对 沈丽蓉 技术编辑 许 辉

出版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少年儿童出版社
地址 200052 上海延安西路 1538 号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地址 200001 上海福建中路 193 号
易文网 www.ewen.cc 少儿网 www.jcph.com
电子邮件 postmaster@jcph.com

印刷 常熟市文化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20×980 1/16 印张 9.5 字数 122 千字
2014 年 7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4-9528-3/I · 3758
定价 17.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发生质量问题, 读者可向工厂调换

作者手记:

写沙蛭的故事不像写他的小伙伴弄泥那样快乐,这是一个让人心疼又痛惜的小男孩。他也是众多乡村孩子中的一个,在孤独、寂寞、自卑中默默地渴望能多得到父母一些爱与重视。当然,他也有他的快乐,但他的快乐在他童年世界里是那么的稀少。

写这本书最大的愿望就是:愿看到它的人能像弄泥一样,成为沙蛭的朋友,给沙蛭或像沙蛭这样的孩子一点关怀,送上一个友好的微笑……

王勇英



目 录

夹在墙壁里的修车铺·····	1
一对夫妻鸟从天而降·····	23
最好的地方·····	29
当谁家的孩子好呢·····	33
我的目光自由奔跑·····	39
我也有大腮帮了·····	50
放哨失败·····	54
猫在我这里·····	58
沙蛭家·····	66
落村·····	81
沙蛭师傅·····	90
像火炉一样暖的外婆·····	105
我将要去哪里·····	120
大单车·····	141

夹在墙壁里的修车铺

1. 野猫引路

沙蛭能找到那么好的一个地方，应该要感谢一只白色的野猫。

那天，沙蛭正在后院的天井洗一块旧铁皮，那块铁皮是他从它铺街边一处荒地上发现的，不知什么时候被埋在了泥土下，露出的那一小角像草芽一样有种破土生长的姿态。来来往往的人们都看不到它，或许不屑于看它，那只不过是一块被埋藏在地下的废铁，但它在沙蛭眼里却是一件珍贵的宝贝。

沙蛭把它从泥里挖出来费了不少时间，他的努力是值得的，这可是大半块车链罩，沙蛭还没收藏有链罩。

“你幸好被我发现，从今以后你就不用再睡在地里面。可能用不了多久，你还可以继续回到单车上当你的链罩。是在单车里保护车链的保护神呢，就像保镖一样，那多威风呀！”沙蛭小心地清洗这块铁皮，小声跟它

说话。

被他用肥皂水泡在水盆里的铁皮就像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娇嫩得很，要用铁丝把泥垢抠挖净，用刷子把表层的锈斑刷掉。

这块残缺的链罩洗过澡后，面目清爽多了，虽然还有些斑迹，但在沙蛭眼里它可是焕然一新的好家伙。

野猫就在这时候出现，它的目标很明确，是沙蛭家挂在灶屋门前木架上晒的一块腊肉。它以前来偷过鸡蛋和小鱼干，还叼过小鸡，沙蛭的妈妈大白毛辫扎了一个大大的稻草人，立在院子的晒衣架下，还戴上帽子，想吓野猫，实际上这只能吓唬一些胆小的麻雀，让它们不敢再来偷吃晒在院子里的豆子，野猫根本就不怕，它甚至还站在稻草人的头顶上，高高立起，伺机行动。

那块腊肉太珍贵了，是沙蛭的大姐生孩子时别人送的补品，她偷偷送了一小块回娘家来。沙蛭的爸爸奇连、妈妈大白毛辫都是出了名的节俭，一块比巴掌大些的腊肉要分好几顿吃。第一顿切上一小块炒干笋，一大碟干笋只沾了点腊肉的香味，翻遍整碟菜也只能找到薄薄几片肉。第二顿，是切上一小块跟黄豆子、小河鱼干焖。因为有个亲戚在饭点时路过，单车刹车失灵，找奇连修理，顺便在家里吃晚饭，多夹了两片腊肉，把本属于家里两个人的那份吃掉了，大座和大哥没吃到，沙蛭吃到了，为此沙蛭被大座打了一拳头，哭了一个晚上。第三顿还不知会在什么时候吃。大白毛辫把腊肉拿出来晒一晒，怕它发霉。

腊肉的香味在风中弥散，钻进沙蛭的鼻孔里，诱发他的食欲，并刺激他的想象力。他在幻想中把腊肉品尝了一遍又一遍。风中的香味同样也引诱着嗅觉灵敏的野猫。之前那块腊肉被大白毛辫用干芋叶包裹了厚厚一层，再藏进米缸里，野猫也能吸到香味，在无数个夜晚寻来。

沙蛭在洗链罩的同时也留心保护他们家珍贵的腊肉，当野猫从老城墙下那片浓密的野草地穿行到院边的河岸时，沙蛭就察觉到它了。机敏

的野猫也知道沙蛭看到它了，但它仍然顺着石头阶梯蹿上院来，以地上的树叶和干草做掩护，慢慢靠近一堆干柴，轻轻一跃，上了柴堆，隐身在柴草中。沙蛭抬头看了它一眼，它不怕沙蛭，甚至懒得理他，只专注地看那块在晒太阳的腊肉。沙蛭拿布擦去链罩的水迹，放在天井旁边的一块石头上晒。就在沙蛭弯腰摆放链罩的时候，野猫行动了，突然爆发出让沙蛭吃惊的力量，从柴堆上直接跳跃，越过天井和天井边的几口缸，落在灶屋门前的磨台上，再来一个连续跳跃，直扑木架上的腊肉。

沙蛭认定野猫一定为这次行动做了精心准备，所以才一举成功，叼走了腊肉。

“呀——”沙蛭喊了一声。在他喊声还未落下时，野猫已经叼着肉蹿到院后面的野地里。它的速度太快，在它经过的地上，有几片树叶被飞掠而过时惊起的风吹起。沙蛭拿着链罩紧紧追赶。

沙蛭知道，他必须把腊肉追回来，不能让它在自己眼皮子底下被野猫夺走，绝不！

野猫低估了沙蛭的爆发力，平时走路不怎么样的沙蛭猛然间爆发出惊人的速度，他追着野猫跑过一片田野，到了河边，从这边河岸到那边河岸，在老城墙下的荒地里来来回回跑了好几趟，野猫蹿上树他也上树，野猫上墙他也上墙。野猫被追回他家后院附近，正巧扁鼻公站在猪圈门前的石板上在伸懒腰，野猫被它弓起来的背和张大的嘴吓了一跳，一个急刹，再转身朝旁边窜去，越过一片红薯地，再窜到田外的野地里，呼地一下扑进一堆大草垛里，草垛急剧摇晃起来。沙蛭追到这里，停下来了，面对那堆浓密的正在摇晃发出响声的草垛，有点犹豫。听那草叶相撞发出来的声音，清脆而硬朗，可见那些叶子是会割人的。有几株芒花生长得异常高大，高高地超越出那一堆野草，而那堆野草又远远高于沙蛭。

蛇！

沙蛭站在这堆草面前，脑海里最先跳出来的可怕动物就是蛇。在老城墙下曾出现过各种蛇，这里会不会是蛇窝？沙蛭的想象力再次发挥，想象一些蛇正在草垛里张着嘴等他进去，蛇们可能还在商量着要先咬他哪里。

“沙蛭——”

沙蛭的小姐姐在院子里喊他，声音透出一股严厉的责备。她可能已经发现腊肉不见了，而她也认定这块肉的失踪跟沙蛭的消失有关。沙蛭不能这么两手空空回去，后果他已经能够预见。没办法了，就算里面有蛇或有比蛇更可怕的猛兽他也要义无反顾地追进去。另外，他想到，野猫进去，如果有蛇或吃肉的动物，猫肯定先遭殃，而现在没听到野猫的叫，它安全，他也会没事的。

被芒草割一下，要比失去腊肉被家里人责骂好得多。

沙蛭再也不多想，一头扎进草垛里去。

野猫在大草垛中，放下腊肉准备吃，看到沙蛭进来，吃惊万分，它可能算定了沙蛭不敢进来，于是只好慌忙叼起腊肉再走。沙蛭猫着腰追，他不知道方向，只是一路跟着猫走，在草垛里穿来穿去，绕得快要晕了才出了草垛，进入一道墙的夹口。开始有点暗，可是进去之后，他才发现里面也有阳光，并不暗。野猫走得急，看到前面有一根树枝，想都没想就跃上去。不料，树枝是从夹缝上面落下来的，被卡在两道墙壁间，并不稳，受不了猫的重量，于是猫连同树枝一起落了下来。沙蛭趁这个时机扑上去，两手精准地按住猫嘴里叼着的腊肉。

“喵——”

野猫叫了一声，弃肉逃走。

腊肉失而复得，沙蛭激动不已，捧着肉坐在夹缝处眨了很久眼睛。之后他才细看这里——被两面高高的沙灰墙夹起来的这道缝很窄，容得两个沙蛭并行，还很长很长，远远看尽头有一点点微光，不知通向什么

地方。沙蛭在草垛里转得有点迷糊，暂时分辨不清方向。这里对于他来说是陌生的，而且还有几分神秘，看地上的尘埃和夹缝上的蜘蛛网就能知道这里没有人来过。或许这里是野猫的神秘通道，微光的那头是野猫的家。会不会还是一个神秘的野猫国呢？沙蛭伸头朝那边看看，好奇极了。

敢走过去吗？万一到了那里有成千上万只野猫等着呢？沙蛭盯着尽头处，不敢挪动脚步。回头看来时的路，入口处被一片野草严严实实地遮蔽着，一样不知再从那里钻出去又是什么地方，更可怕的是他已经不记得来的时候在野草深处的路。

往前走未知的路，他不敢。从原路返回，他一样不敢。

从野猫那里抢回腊肉的喜悦被不知怎么回家的惊恐代替。沙蛭哭了，他觉得家里人不可能找到这里来的，他回不了家了。

野猫还在前方，回头看哭泣的他，目光带有几分嘲笑。沙蛭不怕它笑，任它爱怎么笑就怎么笑吧。

野猫飞快地朝前头奔去，到了微光处，却突然站住，然后又退回来。沙蛭明显听到狗吠的声音。他刹住哭声，侧耳倾听，没错，真真切切的狗吠声。沙蛭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爱狗吠声，听到狗吠声就像听到妈妈的呼唤一样，惊恐不安的心一下子就定了，满怀希望，循声而去。

野猫伏在墙根，等沙蛭走近的时候“呼”的一声从他的脚跟窜过，很快就消失在那一头出口的乱草中。沙蛭看了一眼那边的乱草，又加快脚步朝这头走。

走到出口外面，沙蛭一下子就呆了，这里竟然是它铺街，他再熟悉不过的地方，左边是瓜蛇的供销社，右边是他家的房子。

怎么会是这样？

沙蛭再看那条夹在两面墙中的缝，不敢相信它是刚才自己走过的通道，像做梦一样。



2. 在墙壁夹缝里的修车铺

很多天以后，那只野猫又在河对岸出现，猫脑袋从一片灰白色的树叶中钻出来，幽蓝色的眼睛看上去很美。

“还想偷什么呢？”沙蛭说它。

它眯了一下眼睛，优雅地转身，随即消失在野草深处。

沙蛭想起野猫引他走的那条通道，好奇心像火星一样溅起一点点，然后集成一小束火苗，慢慢燃烧起来。他来到那堆草垛前，屏气凝神看了好一会，心里一直对自己说，不可怕，这是家旁边的通道，只不过没有人走而已。沙蛭终于决定冒个险，沿那天走过的路再走一次。

草垛里的路比那天要短很多，沙蛭钻进去只走了两步就跨到了墙跟前。

怎么会这样？

沙蛭回头看草垛，他清楚地记得，那天跟野猫在草垛里走了很远的。那么长的路，今天变短了？沙蛭再回到草垛中去，一钻就到了外面，再一钻又回到墙壁跟前，他这样来来回回钻了几次，感觉每钻一次，草垛里的路都在变短、变简单。“我不试了。”沙蛭看着杂草处的草垛说。他担心他再试，最后连这草垛也会莫名其妙地没有了。

夹缝里的通道也没有上次来时那么可怕，因为沙蛭已经知道微光那一头是它铺街。沙蛭从这头走到那头，不出去，又返回来，再走过去，又返回来，越走越喜欢。“这里，除了野猫，肯定没有人走过。”沙蛭坚信他是唯一知道这里的人。它太隐秘了！

“这一定是野猫专门秘藏起来的路。幸好我追来了。它一定没想到我会那么勇敢。”

沙蛭大胆地胡思乱想，这条路值得他描绘一番浓郁的神秘色彩。

供销社和沙蛭家的旧铺屋都是六米以上的高度，灰沙墙很厚实，这样的高墙对于瘦小的沙蛭来说实在是太高了。“屋顶好像能顶到天了。”沙蛭仰望着墙顶上的瓦檐说，“谁那么厉害，把房子起到天空上去了。”

阳光从天上来，也被墙夹得扁扁的。

“我要到这里来……”沙蛭对自己说，“我要常常到这里来。”

沙蛭果真是常常到这里来，这一天他就来了五次。在他第五次到这里时，他就决定了，要把这里当成他的秘地：修车铺。

沙蛭扎一把枯草把地打扫干净，积起来的枯枝败叶就堆放到通向它铺街的那头出口附近，如果有人从那个出口处朝里面张望，就会看到一堆垃圾，垃圾就成了一堵安全的屏障。沙蛭觉得有垃圾当屏障还不够安全，为了万无一失，又动手做一道安全门——他从院子里拖来一把龙眼树枝，让它卡在墙壁之间，然后又从野地里捡来一抱茅草和芦苇，挨着树枝摆开，成为一道篱笆。他专门到它铺街去，从那头入口处往里面张望，嗨，要不是里面的屏障和安全门是他亲手布置的，连他都不知道里面别有洞天。

“绝对不会有人知道我的修车铺隐藏在这里面。”沙蛭放心了。

他看看自己的杰作，忍不住夸自己：“我还是很了不起的。”

出口朝向野地的这一头，沙蛭不用费心去伪装，野地的那一垛草就是最好的天然大门，不会有谁愿意冒着被芒叶割疼的代价钻进来，“芝麻开门”的钥匙只掌握在他的手中。

沙蛭收藏有不少宝贝：两个旧单车的黑胶外车轮、一个单车前轮的钢圈、一小包铁丸、十三根车轮钢线、一个破单车内胎、一只单车坐垫壳、一只装着很多单车细小零件的木盒子——那是他的百宝箱，还有一把旧剪刀、一把旧铁钳、一把没有柄的小刀，还有前几天捡到的那半块链罩。他把这些东西分别放在不同的地方收藏，铁丸藏在床脚下面，用一小块布盖着；单车内胎折好，用菜叶包着，又用干芋苗缠好藏在屋顶的吊篮里；两条单车黑胶旧外胎和单车前轮钢圈以及钢线藏在院子里那棵大龙眼树的



树杈上，上面盖了些干枯的树枝和稻草；百宝箱收藏在妈妈的大木柜下面；旧剪刀、铁钳和没有柄的小刀收藏在冬天的鞋子里；单车坐垫壳用油纸包好埋在院子里的一堆乱石头中。那天捡到的链罩还没来得及找到安全的地方放，沙蛭就用干的芭蕉叶包好，带在身上。

在家里，没有专门属于他的地方，任何一个角落都被大座哥霸占，大座哥如果发现他的宝物，有用的就会抢占，没用的会扔掉，他不得不小心收藏并牢牢记住它们的藏身地，在安全的时候偷偷去看一下。

“现在好了，有地方存放我的宝贝了。”沙蛭站在院子中说。

沙蛭用了三天时间把这些宝贝一件件运到秘地来。

沙蛭把最后一件宝贝百宝箱安全运到夹缝里以后，靠在墙上傻傻地笑起来。从今以后，他再也不用偷偷摸摸地看它们了，他任何时候都可以来陪伴他的宝贝，想待多久就待多久。

墙面是灰沙质地，坚硬，沙蛭想在墙上打些木钉挂东西，拿起石头打断了十几根木尖都没有成功。不过，最后他还是想办法，灰沙虽然坚硬但硬不过阳光风雨，墙面久经风吹雨淋，有些地方松软了，沙灰脱落留下一些浅浅的坑洼。青苔不放过任何一处松软的墙面，老鼠、蚂蚁和一些小虫也是挖墙打洞的能手，墙根底下就有好几个洞，墙面上也有一些小小的洞。沙蛭还发现，甚至攀生在墙上的榕树、墙头草的根也具有钢针的力量，紧紧地抓住墙面并插入灰沙内。沙蛭借墙面上这些坑洼或小洞来打木钉，他小心地用手指触摸，寻找到好几处灰沙松软的坑洼和小洞。木钉打好，把能挂起来的宝贝一一挂起来，虽然天色将黑，虽然手臂酸痛，但他心里无限欣慰。由于可以打钉的坑洼和小洞分布在不同的位置上，挂起来的東西显得散乱，不过，沙蛭觉得这样也很好。

沙蛭打量一番这里，又觉得地面上也要铺放些什么东西才更像修理铺。他把一个木墩搬进来，可以当板凳坐。再后来，这里又陆续增添了好些东西，七八块砖头、五六块石头、三块旧木板、两块旧布和一张破草席。

他搭了一个小小的床铺，躺下来，枕着双手看挂在墙上的宝贝，还能看夹缝之外的阳光和天空。有时候，沙蛭看着夹缝外面的天空，就觉得这墙太厉害了，那么宽阔看不到边的天空，也能被它们夹成长长一小条。

沙蛭去找弄泥，邀请她参观夹在墙壁里的修车铺。弄泥家在它铺街东头最前端，离沙蛭家不远，沙蛭小跑一下就到了。

“弄泥不在家。”正在药房里切药的人告诉沙蛭。

他是弄泥的儿四表兄，很奇怪的名字。他来跟弄泥的爸爸学医，顺便在这里帮管理诊所的药房。

沙蛭一点也不感到意外，弄泥是一天到晚都闲不下来的人，她不会那么乖乖地待在家里的，她有很多很多事情可以做。

“她去哪里了呀？”沙蛭问儿四表兄。

儿四表兄摇头说：“只有菜条知道她去哪，又在哪。”

菜条是弄泥的狗，它和弄泥形影不离，弄泥在哪它就在哪，只要找到菜条就能找到弄泥。不过，沙蛭也不知道去哪里找菜条。他想：要是他家的扁鼻公也像菜条那样就好了，它一定能告诉他菜条去了哪里，狗找狗更容易找。

沙蛭也有他的笨办法，站在弄泥家门前不远的街口上等，她总要回来吃午饭的。

人们发现，今天的沙蛭和以前有些不一样。看他呀，站在阳光下，头抬得高高的，一只手还叉在腰头上，打个八字腿，一副舒适无比的样子，小小的眼睛闪着灼人的光亮。心里有太多喜悦，他嘴巴差不多要关不住了，不时咧开一道缝，笑容忘形地浮在脸上。很快他又警觉地闭稳嘴巴，把窜远的眼神拖回来。那些带着喜悦跑远了的目光拖不回来了，他就狠狠用力一眨眼，眼皮像铡刀一样把它们切断，就让它们乘风飞远。沙蛭的上衣太短，肚皮露出一大块，泥垢和汗渍堆积在肚脐眼的那一处地方，层

层挤压重叠,就像岩石脱落的小片年轻的表皮,裸露出其石层的年轮,那才是它真实苍老的面容。其实,他的裤子也短了,膝盖后边打弯的地方被腿弯长期挤压,积起来的纹路像一大把皱纹,整条裤子看上去就很老。裤子还有两管宽阔的裤筒,像个风袋子,风在里面乱窜,发出轰轰的声响。

以前穿着老裤子的沙蛭常有小老头的表情,现在却一反常态,有了笑容的脸让他透出本属于他年龄的童真。

“沙蛭,你今天捡到死铜还是烂铁了,这么高兴的样子?”有人问他。

沙蛭只是歪歪头,笑一下,什么都不说。他才不说呢,他把修车铺藏在墙壁夹缝里的秘密只跟弄泥说。

不远处传来狗吠声,然后是孩子的笑闹声,紧接着就看到好几条狗欢天喜地从学校操场那边跑出来。在大车,能让狗这样成群结队而又欢天喜地地奔跑的人只有弄泥。

果然,弄泥就在狗群后面。菜条叼着她的鞋子,贴身跟着走。

弄泥带菜条去灯盏窝那边的山沟捉狐狸了,她听大人说那里有狐狸。他们从它铺街跑过的时候把整条街的狗都带走了,弄泥带着狗从山脚跑到半山腰,又从半山腰跑到山脚,连只狐狸影子都没看到。狗们只想跟着弄泥玩,她到哪它们就到哪,根本就不关心什么狐狸。

“都回家去。”弄泥看到沙蛭来找她,就挥手对狗们说。

狗们都不想散去,还想继续玩,一起拥到弄泥家门前来,遭到几四表兄的驱赶:“走远些,不回你们家去守门,到处东游西荡,总有一日你们家的人会把你们卖了。”接着一跺脚,喝一声,“走。”那些狗才陆续走了。

“弄泥,去看我的修车铺吧。”沙蛭对弄泥说。

“呀?好呀。”弄泥为他高兴,她知道沙蛭想当修车师傅,想有一间修车铺。

弄泥跟着沙蛭走,原以为他的修车铺会设在它铺街的什么地方,没想到沙蛭却带着她往街后面的荒野地走。

当沙蛭要带弄泥从草垛中钻进去时，弄泥怀疑他是不是真的有修车铺了。

“你带我去看修车铺还是地洞？”弄泥问他。

“修车铺，藏起来的。”沙蛭说。

沙蛭从草垛中钻进去了，在里面喊弄泥。菜条抢在弄泥前面钻进去，又跑出来，对弄泥摇摇尾巴，再钻进去。弄泥也猫着腰钻进去，这才发现草垛里已经隐隐约约有一条踏实的路。

“哇——”

弄泥也没想到这里原来还有一道夹缝，她惊叹的也只是墙壁里的夹缝，而不是沙蛭的修车铺，她不太赞成沙蛭把修车铺藏在这里。她认为，修车铺就应该在它铺街，要不，谁会把车子带来给你修呢？没有人找你修车，也没有人知道你的修车铺的存在，这个修车铺还叫修车铺吗？弄泥说这不是修车铺，应该叫零件储存室。

沙蛭说这里是秘地。弄泥觉得秘地这个名字还不错，听起来比修车铺好，让人会好奇，以为放有什么宝物。

弄泥看看挂在墙上的零件就对菜条说：“走，回去吃饭。”

“走啦？”沙蛭有点失望，希望她能多留一会，“再看看吧。”

“我已经看了。你的东西就这么一点点，还能看多久啊？”弄泥的确觉得没有什么可看的東西。

沙蛭把那块链罩拿下来给她看，告诉她，这是新捡到的。弄泥正想接过链罩看看，一只灰黑色的大蜘蛛吊着蛛丝从高高的屋檐悄然降落，正好在弄泥面前，弄泥开始以为是一片树叶，菜条却一眼就发觉敌情，吠起来提醒弄泥，弄泥这才认真看那片“树叶”，顿时“呀——”地尖叫一声，退到出口处，站在那里再也不肯进来了。

沙蛭想赶走蜘蛛，又怕在赶蜘蛛的时候弄泥会离开，于是僵僵地站在那里，手里拿着一根树枝，不知是要先赶蜘蛛还是去跟弄泥说话。